

边唱边晃



陈世旭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边唱边晃

陈世旭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边唱边晃/陈世旭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5. 4

ISBN 7-5321-2802-4

I. 边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5592 号

责任编辑:修晓林

封面设计:袁银昌

正文插图:阮 诚 阮志翔

封面绘画:罗 辉

边唱边晃

陈世旭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lex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w.com

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9.25 插页 3 字数 215,000

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,000 册

ISBN 7-5321-2802-4/I·2166 定价:1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15

第一章

—

何为是很意外地加盟到这个圈子里来的。

正是平潮的时候,海面和海滩都出奇的安静。很远的礁石那边,响过几个女孩子有些夸张的一惊一乍的叫声,随后就无声无息了。仿佛那声音和那些女孩子一起被刚刚来临的夜色吞没了。大排档在黄昏之前就占据了海滩。现在,这些人坐得满满的大排档也完全听不到喧哗。人们似乎是被昼夜交替时分的安静镇住了。

何为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舒心。

他本来已经一个人走到了礁石那儿,想独自在那儿呆到半夜回宾馆。但礁石下边的几个正疯着的女孩子弄得他有些心神不宁。不知为什么,从少年时开始,他对女孩子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畏惧,一跟女孩子说话就脸红。上大学的时候,别人恋爱泡妞如火如荼,他跟没懂事似的,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圣贤书。后来写小说多少算个小名人了,依然是腼腆。尤怕人觉得他对性感兴趣。走路的时候见到路边有男女相拥,他总是绕个大圈走过去。理发的时候见到贴在镜子上的美人头,他总是入定似的垂着眼睛。在许多七老八十的人还声言不知老之将至的

现代世界，他似乎有些早衰。现在，他又担心那些穿泳衣的女孩子会以为他是来窥视她们的。正犹豫着，听见远处有人叫他，他也就顺势走开。

叫他的是当地一家晚报副刊的主编，“何老师何老师”的叫得很动情，仿佛他们真有八拜之交。其实他们要说认真的交道只打过一回——副刊主编例行公事向所有到会的作家约稿，当然也包括了何为。何为当时随手把那张名片放在了什么地方，除了觉得那张名片设计得还有些别致，上面的姓名早忘了。他很清楚自己在这种场合的分量，偶然有人对他客气，只是照章办事而已。他对这类客气也就不必认真。

但人家倒还真是记住了他。说不定真看过他的一两篇东西。这几年，许多文坛大腕偃旗息鼓，倒是让他这种刚刚出道的后生弄得多少不那么眼生。但何为是个内向的人，心里什么都明白，却金口难开。给人逼急了，就笑笑，搪塞道：人为什么长两只耳朵一张嘴？就因为要多听少说。即使像现在这样受了邀请来开笔会，也是落落寡合，远远地站在圈子外边，像个局外人。

“何老师很深沉嘛。”

副刊主编笑道。何为招之即来，让他觉得自己很有面子。

“我有什么可深沉的。可笑罢了。”

何为一走到桌边心里就犯了嘀咕。这里除了副刊主编，其他三位都是女性。但要退走一时又想不起合适的理由，只好很不自在地坐下。

好在几位女性都表现得很善意：

“何老师，我们都欢迎你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何为尽量显得随意，却仍是不好意思看她们。

“知道她们为什么欢迎你吗？”

副刊主编问。

“不知道，同情吧？”

“一个有分量的男人的孤独是很迷人的。就是这个打动了她们的芳心。是不是？”

副刊主编问桌子对面的两位女性。

“很对，非常对！我们女孩就是这样的。”

两位都是主编手下的记者。她们的回答有附和主编的成分，但也不乏真诚：

“这回来的作家有几位实在太张狂了，让人难以恭维。”

这是何为也颇有同感的。

副刊主编说：

“对何老师这样的男人，我们男孩也很吃醋的。”

由副刊主编选定的这张桌子在大排档临海一面的边缘，几个人又把面对大海的那个座位让给了何为，自己分别坐在桌子的两边。何为对面的那一方则空着。

何为的前面便开阔而畅快。

月亮还没有出来。很远的天边亮着一些迷蒙的、稀疏的星星。不远的海面，被一长串引诱小章鱼的灯光照得闪闪烁烁。使黑暗中的大海更加神秘莫测。风从无边的海上无声卷来，让人的身心似乎变得透明。海水小心地涌上沙滩，又小心地退下去，仿佛生怕惊动了什么人的梦境。

这真像是一个梦。

何为深深地吸了一口长气。他忽然发现自己其实是这样渴望着某种温柔的东西，说白了，就是女性的好感。

傍晚独自往海边走的时候，前面有几个也在散步的同行嘻嘻哈哈地议论：如此良辰美景，没有三五美姬做伴，岂不枉过了。

何为在他们身后拐了弯，以免碰上。文人真是无聊。凑到

一块,除了女人,好像就再也没有话题了。现在他知道,他一样并非圣人,顶多是不那么放肆而已。他先前所以把女性当作一个整体来回避,只能说是因为在他有可能接触到的范围内,还没有一个个体的女性能特别强烈地抓住他的视线。

很多年前,稍有些名气的作家所到的地方,总有一群追星的男女跟着。名气最大的那个,总是猴王似的把尽兴享用众母猴的故事说得唾沫四溅。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无可考证,但极少有人怀疑。因为风气使然,大家宁愿信其有,不愿信其无。

而今这一切早已风光不再。乐意举办这种管吃管住的笔会、采风之类活动的冤大头越来越少。偶尔有了,角色也已换位,办会的是施主,与会的昔日明星则是受惠者。其中倘有一二模样周正些的女性,立刻就成了活动的真正中心。自觉有资格的明星便在暗里较劲,不动声色地争风吃醋。中心们自然就很骄傲,女皇似的睥睨着一帮雄性动物的蠢动。尽管随着超市的普及,情和性已经可以随时随地购买,但跟当初物质和精神的贵族的特权比,到底不是一回事。

这次主题不伦不类地叫做“爱的旅途”的笔会是当地晚报主办的,主要的策划者是副刊主编。据说当地新任的长官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创意,借助当地已经成为历史文化经典的男女悲欢离合的传说,将所在城市的品牌形象定位为“爱情之都”。作为配合,便以晚报的名义,邀请一批写爱情的文坛高手来推波助澜。今天是活动日程的最后一天,晚上的欢送酒宴之后,原是安排了舞会的,因为多数与会者当晚要赶路而取消了。剩下的人便自由活动。

当时肯定谁也没有想到,一个纯粹偶然、纯粹意外的邀请,会惹出一个让人丢魂落魄的故事。

二

何为在大学念的是中文系，大二就开始发表小说，到毕业的时候已经成为省里写小说的主力。这个省一向没什么在外面特别叫得响的作家和作品。出了这么个有潜力的新人，自然受到重视。恰好他家里没什么背景，分配时也无从挑剔，顺理成章地就进了省作协。

作协日常的工作不太多，主要的时间还是写小说。何为写得很用心，一心要不负众望。他的小说叙述上不离传统，观念上却很新锐，在被各种玩法玩得已经疲软的当下文坛反而显出了那么一点另类。大家半是玩笑半是当真地对他说，一个省就指着他前途无量、振兴文运了。他心里颇自得，只是因为他老是一副不哼不哈的样子，别人看不出他的得意。

按说，像何为这样，年纪轻轻就在专业上崭露头角，又长着一副少年老成的才子相，是不会听任大好青春虚度的。但何为却一如既往，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上面用过心思。主动接近他的女孩很不少，但到了一定程度就无法进展。他的彬彬有礼是一层坚不可摧的铠甲。大家就觉得这个年轻人真是奇怪，傲气归傲气，哪有猫不吃鱼的？而今什么年月了，“一夜情”、“多夜情”遍地开花，哪里非得谈婚论嫁才交往？像他这样的单身贵族，有几个不玩疯了！几个好事的便背地里策划，一定要拖他下水。

牵头的是报社编文艺版的李木子。省作协开座谈会，总是他去找酒家茶楼赞助，一边吃喝，一边就把会开了。完了，几个密切些的还去 KTV 包房娱乐一番。那次，李木子之外，留下的就几个平时走得近些的人。何为自然不好走，免得人家说自己傲气。刚坐定，李木子张罗了一群小姐进来。众人各自选了一

个挽在身边，独何为一把抓起话筒，说：

“你们跳舞，我给你们伴唱。”

“那你的伴呢？”

众人道。

“我喜欢独唱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！谁要你伴唱！”

众皆不依。

李木子说：

“他明摆是看不上刚刚的这几位了。没关系，我再去叫个绝色的来。”

再进来的时候，李木子身后跟着一位穿着露胸的曳地大摆裙的美女，她是今晚外面大厅歌舞表演的主唱。

走到包房中间，李木子得意洋洋地问：

“这位如何？”

众人一声齐喊：

“好！”

李木子把那美女往何为面前一推，说：

“好什么好，跟你们不相干。今夜的公主只属于今夜的王子。”

那美女紧擦着何为坐下，满头的插花直撞着他的脸，甜甜地叫道：

“大哥。”

何为似乎是被她身上浓得要命的香水气味呛着了，一下跳起来，绕过茶几，走到对面的沙发上坐下。不料那美女竟一点没有犹豫，紧跟着也站起来，牵着裙子的前摆，又在他身边一屁股坐下。

一屋子人笑起来：



“他是金童，我就是玉女。”

“可怜一个童男，要给你吓坏了。”

“他是金童，我就是玉女。”

那美女说着往何为身上一挤。

何为给弄得很窘迫：

“小姐，我不喜欢开玩笑的。”

“可我喜欢你。我没见过你这样的男孩。你越害羞我越喜欢。”

“我是说真的。”

何为正色说。昏暗中看不清他的脸，但他的声音很严厉。

“我也是真的呀。”

那美女也很纯情的样子。

要不是外面有人来喊那美女上台演唱，何为会把收场弄得很难堪，让所有人都下不了台。

此后再没有人随便跟何为开这类玩笑。背后则对他有种种议论，或觉得他过于自负，或猜测他得了忧郁症，甚至怀疑他有异性排斥倾向。

何为对所有那些议论都充耳不闻，他清楚自己需要什么。他向往的是一种纯净的唯美的浪漫主义。在现代生活中，这也许是一种偏执的愿望。但他心甘情愿为此付出代价。如果这世界真的再没有了古典爱情的位置，那也就等于他被从爱情的领域放逐了出去。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是病态的，事情可能正好相反。

有谁比自己更知道自己呢。

比如现在，在这仿佛尘世边缘的海滩上，海风惬意地吹拂，海浪激动有力地吟唱，夜色半明半暗，一切都那么暧昧而撩人。跟大排档的大多数人一样，他们都赤了脚。习惯被鞋袜包裹的脚心忽然之间解除了束缚，被海滩上潮湿的沁凉的细沙弄得痒

丝丝的,这很容易让人心里生出某种隐秘的欲望。跟几个惹眼的女性这么近距离地呆在一起,听着她们的莺声燕语,闻着她们穿着暴露的身上一阵一阵散发出来的淡淡的、柔柔的、带着化妆品芳香的性感的气息,他心里就正在生出一种温情、一种摇动,或者干脆说,就是一种——蠢动。

一个卖玫瑰花的小女孩,无意中洞穿了他何为的心思。

从一开始,那几个小女孩就一直像讨厌的苍蝇一样,在大排档的桌子之间转来转去,兜售鲜花。她们特别盯住那些有男有女的桌子,磨缠不休。你好不容易把她们赶开,转个身她们又回来了:

“买吧,买一枝吧,就一块钱。”

她们的声音不高不低,不急不慢,却极有韧性。

“走开,跟你们讲多少遍了,真讨厌!”

副刊主编显然给惹急了,发起火来。只是他说话的声音温温软软的,没有力度,小女孩们根本就没把它当回事。

副刊主编当时正在跟同桌的几位女士讨论 F4,跟他坐在桌子同一边的赵响说自己从来没听过什么 F4。副刊主编大为吃惊:

“哇,你居然不知道 F4?”

副刊主编长发披肩,衣着讲究,既追求现代感,又让人知道他对绅士风度并非无知。如果说有什么缺憾的话,那就是他的优雅里有一种女性化的夸张。这是许多南方男人常有的一种通病。当然,他们自己,以及喜爱他们的女人们也许不觉得这是什么毛病,而恰恰是一种教养。

桌子上的五个人,主要是副刊主编和他的两个下属在絮絮叨叨地说话。他们的声音像鸟语。

赵响显然是他们今晚特地邀上的贵宾。也许因为谦虚,她

的话很少，偶尔的应答似乎是出于礼貌。

何为像往常一样保持沉默。他实际上是个局外人。他知道F4：一个新近在大陆走红的台湾通俗歌手四人小组，少年富有，体格健壮，形象甜美，有名衣名车，会打球、拉琴、唱歌，还会打架，对人生充满美梦的人所向往的一切，他们应有尽有，上帝好像就是专为了他们才造了世界的。他们之让无数涉世未深的少男少女艳羡和迷倒没有什么可奇怪的。但这样的话题很难引起何为的兴趣。赵响对这话题的无知——她并没有因这无知而表现出好奇——那实际就是冷淡，使何为隐约觉得至少在这一点上她跟他有一种默契。他从来对时毫不感兴趣。

没想到在突然之间重又出现的卖花的小女孩也知道F4，在昏暗中说：

“那你们就为F4买一枝花吧，你们也会交好运的。”

“又来了！”

正在兴头上的副刊主编尖声叫起来：

“我要打人了。”

“你凭什么打人，小气鬼。”

小女孩毫无畏惧，执拗地站在原地不动。看来她今天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。

“嘿！”

副刊主编耸耸肩，反倒无可奈何了。

“我买一支吧。”

何为让对面的小女孩到自己身边来：

“这还差不多。”

小女孩得意地走了。

“何老师心肠蛮好的嘛。”

副刊主编多少有些尴尬。为了一块钱就能摆平的事，似乎

不值得发那么大的火。

“无所谓的，免得吵。”

何为说的是实话，他的确是为了给副刊主编解围。

“这下你有麻烦了。”

副刊主编顺势把话题转到何为身上：

“这里三位女孩，你只买了一枝花，给哪位呀？”

何为一愣。

“何老师是不是太严肃了。”

副刊主编跟何为毕竟不太熟悉，说话留着分寸。

何为当然不会听不出话音：

“我还不至于这么保守吧。”

“那你现在决定也不晚，你说吧。”

何为稍稍犹豫，说：

“献给所有的女士。”

“所有的？全世界的吗？你也太博爱了。”

“不是，我是指我们这张桌上的。”

“那就更糟了。你这等于一下明确地得罪了三个女孩。不行的，一枝花只能献给一个女孩。”

何为脸上一下烧起来，幸好是晚上。这种局面他是头一次碰到，的确是拙于应付。但他又不肯让别人把他看成外地阿乡。副刊主编显然是在为自己刚才露出的小气反过来出他的洋相。

两位女记者似乎感觉到了何为的窘迫。

一个说：

“这还用说吗，肯定是给赵响的，赵响是今天晚上的女王。”

另一个马上跟进：

“两位都是我们的客人，所为何来？不就为爱的旅途嘛，有缘千里来相会呀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

副刊主编盯住何为。

何为只能接受挑战。他壮一壮胆，让自己尽可能地显得坦然：

“我做骑士的起码勇气还是有的。”

说完他瞥了一眼赵响，昏暗中看不出她有什么明显的反应。

“那就献花呀。”

当地晚报的三个人一起起哄。

“你们这样不好吧，欺负我们外地人。”

赵响忽然说，几乎是同时她伸手把何为面前的那支玫瑰花拿了过去。

“好！”

两位女记者齐声喝彩：

“干杯！”

“不急，先要说清为什么干杯。”

副刊主编说。

“当然是为爱情。”

“你们说了不算，应该听当事人的。何老师，你先说？”

何为正在发呆。他完全没有想到赵响会那么大方爽快，要么就是太单纯，缺心眼。不像他这么老成。

“好吧，我感谢你们带来一个如此美好的夜晚。”

何为很快反应过来。

“不行，太笼统了。美好，什么美好？必须说清楚。”

副刊主编不依不饶。

“你们的‘爱的旅途’和你们的‘爱情之都’。这样行了吧？”

何为这回答既中性地指这次活动又多少迎合了对方的意思。他明显感到自己情绪的莫名的高涨。

“何老师口真紧啊，那我来给你把话说完：为了沿着爱的旅途来到爱情之都而诞生的爱情。”

何为低下眼睛，极力不看只跟他隔着一个桌子角的赵响。

“我先干了。”

副刊主编不由分说，把一杯扎啤咕噜了下去。

“我们也干了。”

两位女记者迅速响应。

三个人都把空杯子对着何为和赵响。

何为不知所措。

赵响则不声不响地把杯子端起来，从容地一口气把酒喝干。

“好！赵响痛快。”

三个人喊道：

“何老师，看你的了。”

何为刚把酒喝下，如释重负，副刊主编又喊：

“接下来，应该是二位的交杯酒。”

副刊主编为自己出的这个似乎不可逾越的难题洋洋得意。

“何老师，我们喝。不喝白不喝，反正是他们埋单。干脆让他们彻底满意。”

赵响的举动再一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

最感迷惑的还是何为。他完全没有想到，赵响文静的外表底下会有这么一股子野性。

只是，对于副刊主编他们来说，赵响的痛快，使得事情反而没有了戏剧性，继续闹下去便不免乏味。副刊主编于是提议讲段子，当然是跟男女有关的，并且既要文雅，又最好带色。这是这一类聚会必不可少的节目。

何为忽然感到一丝失落。他刚刚改变对副刊主编的最初的反感，刚刚喜欢上这种作弄，却戛然而止了。

副刊主编主动开局,以作示范。为了表明故事在品位上的安全性,他首先声明,这个故事鲁迅讲过:

某高僧老了,弟子们可怜师傅一生只重修行,尚未知人事,便从山下雇了一个妓女与师傅过夜。早上,弟子们请教师傅初识女人的心得。老僧颇不以为然,说:有何稀奇,与庙后庵尼没什么两样。

“这故事怎么样?”

副刊主编等着喝彩。

“不怎样。倒像是鲁迅的风格,很刻薄,但不美。”

两位女记者评论说。因为是同事,可以不必客气:

“要听我们还是听作家的。”

何为这回一点没有犹豫,心里反而有一种踊跃:

“我水平很差的,各位期望值别太高,不好听别笑。”

“笑了才好呢,不笑怎么叫笑话。”

众人催道。

何为清了清嗓子。他说的是佐罗的故事。他所以选择这个故事,是因为他确实喜欢:

佐罗去与一位住在峭壁上的城堡的贵夫人幽会。他把马留在峭壁下,以便完事后从贵夫人紧临深谷的窗户直接跃下马背。然后他攀崖上去,投入迫不及待的贵夫人的怀抱。

正缠绵间,门外响动。佐罗一跃而起,重披斗篷,矫健跳上窗户,飞身跃入黑暗。

贵妇人稍作掩饰,赶紧开门。

门外站着佐罗的马。马郑重其事地说:我来告诉主人,外面下雨了,我只好进到城堡里来。

“那佐罗呢?”

一位女记者叫起来。